

廿八

7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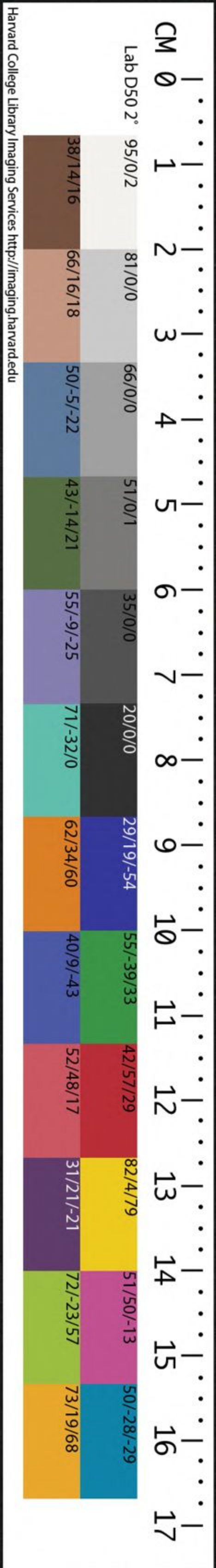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三

287

T 2455/1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宦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二

唐書二百七

唐書二百七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

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勳勳書曰掖廷寺宮嬪簿最

二曰宮闈扈門關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

鐙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

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

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

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承平財用富足志大

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

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將軍列戟于門

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以動四方所至郡縣

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

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亾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業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戶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閑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砂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

十餘思勗驚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務腦禿髮皮以示人將士
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
殺之思勗縛于格筆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
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

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于千里上二闈兒曰金
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
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人禁中稟食司宮臺旣壯
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
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
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
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
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

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
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
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
郭全邊令誠等竝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爲之
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
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
士它王公主呼爲翁臧里諸家尊曰翁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
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隴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
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
號慟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
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
麥亾伯獻縗經受弔河間男子呂玄昭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

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時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貴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磴日儼三百斛直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

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爲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卽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亾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調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拙我

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

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拊韓穎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瑒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

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
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
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
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
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
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安耶危耶若以
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
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
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亾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
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畱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
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
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卽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耶則幸

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
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
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
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
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
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旣而懼其譖
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
驚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
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
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
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

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爲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畱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

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廐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

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卒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卽后諡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壤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旣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

賓等使加內侍監徒封韓增實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今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

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弟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
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
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
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盤屋及鳳翔之號寶雞與抱玉而以興
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
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
變且大載畱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
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旣罷將還營有詔畱議事朝恩素
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
異圖朝恩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
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旣
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

王駕鶴竝兼御史中丞又下詔尉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
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
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
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竝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
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
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
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
初詔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
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
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
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巧援影者足相躡衛士

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
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
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望
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
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
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
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吏爲具酒食
遠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
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等帝晚節聞
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
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
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

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
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竝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心彊識義理平涼
之盟在渾城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
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
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
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
卽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謹每見
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
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
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
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

劉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闕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旻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繇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爲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卽詔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

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略爲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擢使執從史而間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爲中尉平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絳承璀故令出監淮南軍緡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璀等寃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受卽表其姦逐爲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璀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璀爲罷絳宰相召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灋王不從常

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寃詔許子士曄收葬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闔兒號私白闔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闔爲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尸宣猷卒用羣宦力徙宣猷觀察使

馬存亮字李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輪材者人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者韶謂謀覺殺

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朱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人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

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歧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勞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泱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

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臣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

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耶
卽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
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
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
自救死安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行有
司安有縱停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
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卽進從諫
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
宜洗有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安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
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
是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閒召宰相

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
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
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
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
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
密使劉弘逸辭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
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
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賢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
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
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
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
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練

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闡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給士良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度木牛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

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臯臯有威名者世訟其寃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

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莒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秦寧將段彥謩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爲禮彥謩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謩引慄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畱後而奏浩罪薦彥謩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衝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謩爲荆南節度使彥謩給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其後忠武周宓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旣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

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

流涕曰吾力不足陽

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

酒卽遣子守亮斬賊使

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宓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卽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并其軍爲八以鹿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鑄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卽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論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

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爲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爲忠武節度使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寃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益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宦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一終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七

宦者列傳下第一百三十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唐書二百八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貌倜傥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殿中簿最王錡爲使以典木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齟齬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

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閒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銑等飲資子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

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畱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噀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鞭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庭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

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缺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勲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擿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顓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它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

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闈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祕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秦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公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鏘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祕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目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

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醮賜死事祕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洎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公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旣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

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
頡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
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
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
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卽位擢
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
冲駭喜鬪鷲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士鬪鷲一鷲至五十
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卧起
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
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巨萬國用耗盡
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巾蕃旅華商

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閫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
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
崩弛內外垢玩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
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
憤指言賢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
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
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
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
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卽
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
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
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

見蜀陘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惘然流涕令孜
伺閒開釋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
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陳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
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
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卽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
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
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醜注酒中
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
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
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
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
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

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
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
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
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
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
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
人沈于墓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
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亾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
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
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
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
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慤者富家子頗

沈鷲賊在長安知慙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爲畱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

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卽自兼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致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攻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孜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

方鎮之難使攻進迎乘輿攻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攻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已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攻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它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攻重榮表誅令孜安尉羣臣詔以令孜爲劍南監軍使畱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邁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頴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攻乃奉嗣襄王媪卽僞位攻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南

監軍使閱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成都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卽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詔卽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郤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因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旣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卽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縵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縵人法旣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爲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孜顯威福斲喪天下中外莫敢元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爲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

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顛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瓿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旣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

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使
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
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
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
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信爲龍劔節度使守忠洋州節
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
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
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人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爲
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鎮海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信率衛兵攻復恭治殺
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
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

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
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呵止之景宣引順節
坐殿廡部將嗣光出斬之從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
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
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
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饑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
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
茂貞劾復恭自謂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
削守亮官爵遂擅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書慢悖
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
信奔閬州茂貞以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
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副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

使自是茂貞始懼。復恭與守亮等自閩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爲韓建邀。守亮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反刑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與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與師以嗣覃王戒丕爲京。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剛之茂貞引兵迎。壁盤屋薄輿平上。潰遂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兩

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歧。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幕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渴死。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修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修愛州。並死。灞橋遂彥若干。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耆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安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

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
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巖急內外
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
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
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始不測與仲先率王彥
範薛齊偁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
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
禳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遂明
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
卽召百官署奏亂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
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
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人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

所持鈿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
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
曰陛下督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帝曰昨與而等
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
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
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
述液金以完鑄師虔以兵守太子卽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
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
階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
爲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書出尸十輦凡有寵
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
靜輒白季述帝衣畫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

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僞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不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闢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

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傳國璽齊偃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巖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由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畱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

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
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晦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竝監鳳翔軍全誨入爲內樞密使
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
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
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
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
已得持軍還北司更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
左神策中尉彥弘爲右中尉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
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等入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
已因諷茂貞畱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
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世敬思領之韓偓聞歧汴交戍數諫止胤

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
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
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

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訶由是胤
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賞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
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
擿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制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
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之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
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復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
柄臣許餘人自新安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
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爲急詔令入朝又詒書曰上反
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

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卽詔并力令胤
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
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非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
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卽
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卽駕愈諄宮中禁索苛
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
固閉無畱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
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
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
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
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盤屋全忠取華州下令
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人朝既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

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
日不聞朝廷敕畫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盤屋公宜亟進羣
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
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
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
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
救於李克用克用遺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
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諭語曰天子馱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
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
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
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
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

茂貞將戰徒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略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鄜坊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鴟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鴟俄而鴟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旣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鮮美帝曰此後池

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廛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先遺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旣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諱者三岐軍皆投壑無鬪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安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至公主夫人皆聞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給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

攻外兵詭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詭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
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
克用攻晉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爲全忠胤
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旣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
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徭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
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
挾中人郭遵誨往旣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
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盱全誨彥弘恨甚逮食不能捉匕
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
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延中授命每二
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倣容皆死卽詔第五
可範爲左軍都尉王印古楊虔剛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

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
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辭貽矩送全忠
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旣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
爲歧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輿言不已曰稟王旨是
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
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
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
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
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
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
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
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

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聞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卽詔王鎔釋五十人爲敕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寢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召疆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亾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餘年其取亾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洩刺乃然

船吏武后乘高車駕青蓋乘天權畏下與已欲脅制羣臣權顯示支故縱使上飛變請大獄時四方上變軍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禦於各常高者蒙封爵下者破資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指石密旨紛紛劫掠功者牙繁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術莫達道路冤血流離刀屠忠使貴溫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尋因命已遷備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在臺御史問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桎兼暴拉脅籤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書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取號

酷吏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唐書二百九

太宗定天下畱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芋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槌翦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齒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眠號

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讎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亾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姦臣作威渠儉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後臣輩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士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卽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卽洛州牧院爲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紉囚梁上繩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元賞賜以張其威故

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臨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辭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昧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邪王冲反狀爲續所抑武后以爲諒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讒公卿上急變每摘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

來俊臣或候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救俊臣等額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掘地爲牢或寢以戣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卽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額以夷誅大臣爲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

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繼往視遽假仁傑襪帶立西廂繼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卽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爲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勞面訟寃僅得

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
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
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刎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涕
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漢州
萬歲通天中上巳與其黨集龍門題縉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
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
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
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闈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
臣恥妻見辱已命毆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
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
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
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倚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

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
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
骨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
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
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
察御史無學術語言出惡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
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
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
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安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
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
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
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與丘神勣

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
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囊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
囊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
勣而有興嶺表在道爲讎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
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
復故官佐俊臣等爲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
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
餘族卽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蠱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恒
州刺史裴貞答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
鞠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
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

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
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
旣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
嘗按魏元忠讓曰丞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
軍有孟青棒卽殺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
我如乘驢而墜足絰鐙爲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
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
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
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
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爲咲侍御史霍獻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
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諂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咲來俊臣
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

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氈罽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佗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蕪無遺凶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凶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大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

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開請視便液卽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刎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丞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羸滅無所問因噓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

附承嘉耳咕嚙紹之翻然不復顧卽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
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
折其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
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
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爲監察御史而紹
之坐賊詔傳弓卽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
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賊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
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
中爲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亾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
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闕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
者食不獲而有魚焉闕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

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
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
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
暉桓彥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幾不免先
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
王峻護而免利貞續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
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
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暉侍
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
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
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
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

僂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紕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庭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寃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

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兗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齋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讎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竝海內名士皆絳染流徙天下咨其寃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罄許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臣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劔南令坐賊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賊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劾治獲姦賊不貲貶龍川尉恚而死

吉溫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姓奉父見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稷得倖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蕭昺爲河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昺不爲末撥右相李林甫善昺故得免昺人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爲寒恐於是高力士聞出就第昺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昺通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昺曰吾故人也昺揖乃去它日到昺府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昺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垫有隙適

之領兵部而垫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撻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昺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畱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燬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爲奔走椎鍛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修已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穢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甫

惡楊慎矜王鉉飛書言圖讖事委温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温父善見温繯襟時温馳至東都捕逮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州鐵鎖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卽服罪可貸卽不服死不解敬忠卽索筆自款温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温所救温謝曰丈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識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温與希與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綱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温推事未窮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其爲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温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諭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其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祿山

大悅亟稱温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温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畱事拜雁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表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温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領閑廩使薦温武部侍郎以爲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温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温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灋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温仍坐受賕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畱始安温旣謫又依希奭以居國忠奏遣蔣沈臨按希奭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温等五人温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臣曰温本酷吏子朕

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既斥公屬安矣温死五月而祿山反卽僞位求温子方十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書陸公主為駙馬都尉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為萬年尉

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採訪使引為判官渾坐賊敗器亦廢後為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

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入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敕募眾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為御史

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乘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

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

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厚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

重為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

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部侍郎御史大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鷲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措天下財巧傳於

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因先收家貲以定賊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

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鑿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

按之卽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卽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卽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

陽

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此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
頗左右鑿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傾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
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
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寢
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柳號勸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
牡轆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
累御史中丞宗正卿鄭曰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
瘠則引遵危坐小瘳痺且仆遵欲甲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
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賊至以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
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
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昭等六人斃杖下聞者毛豎

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
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羽鞫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
膝腠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
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
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縗服而逃吏賊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
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為之支計
乎且天下幾里外都幾月自河以北城城
升為寇伺吾人

藩鎮魏博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西川忠貞堂
氏雷而開市

唐書二百十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
 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
 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
 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亾百餘年卒
 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
 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
 歟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舍引混貸照育逆孽始為故常
 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覽
 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
 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
 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
 之上今者及君

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
議者曰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三爵充飽其腸安
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佛其心則必明此大曆貞
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心曰大曆貞元
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一爾視大言自樹
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
之覬聘不來凡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
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
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一蔡吳蜀躡而和
之其餘混瀕軒躡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考武英後傑夕思
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汕然心欲欲而不得則
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咎于家刑罰于國一于天下裁其欲

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一無涯之爭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一反用以爲經
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一之術永戒之
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一下世有州七
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一傳六世有州
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一傳十二世有
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一往權入朝十六
粵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一傳四世而滅有
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一州五雖然迹
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一興若世嗣者
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一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一謙安祿山應

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與張忠志
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
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京都
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
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
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
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開瑒將士瑒慮
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干刀爲備
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
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誅
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
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

賊前驅所河
列卒閱所籍
嗣以郡降俄
則合兵六萬
初義敗與其
州承嗣守莫
生變卽約降
不得志承嗣
恩謝願備行
一切不問當
分卽河北賜
州節度使檢

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斂厲兵
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秀彊力者萬
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
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寵
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
冀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萼求假
節牙將裴志清逐萼萼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爲相州刺
史未至承嗣使人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
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亂
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懣相遣劉渾
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勢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
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

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宜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聚疆更相見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

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壘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使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西始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復略滑

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
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將尹伯
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
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禽并魏將常準獻京
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
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
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
太保

悅早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
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
剽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
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

扈粵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左司馬擢留後俄檢

一部尚書爲

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守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
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
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悅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
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
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
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
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
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以王侑扈粵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
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爲誓將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
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各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峒等表
昂以洛州降燧等受之悅比聞軍之老疾疲弱者繇是舉軍咨怨

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
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
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
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
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
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狗明二山間未進徑急以紙爲風鳶
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謀迎之得書
皇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曠戰雙
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悅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爲貝州刺
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不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
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一留兵萬人屯鄆口以遏西師則舉
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

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節度使悅使招至賢才開館
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一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
畝悅卽奉命因大集將士以一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
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一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已懼
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一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
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一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

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
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
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
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
賊今敗亾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
不得承襲旣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
到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
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
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亾縱身先地下
士亦斷髮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家
予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
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

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
曹俊為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
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
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
兵五千壁盧曠絕昭義餉道
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
洛將張仵仵固守食且盡嘗
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僂路使王侑
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
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
范與昭義軍救仵三節度次
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即隸麾下
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
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
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為悅
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
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
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
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悅
則燕趙安鄆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
攻今公以逆于順勢不敵也
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
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
則夕入貝惟執計之滔心素欲得貝

即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滔使
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
馬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
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施解
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廄又有排危之
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纓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
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為大夫耻武俊既得深亦喜即
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
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悅怒閉門
不內蹈藉死塹中者甚眾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
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
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

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
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子爲府畱後以扈粵爲畱守許
士則爲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竝爲侍郎劉士素爲
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
晁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濟僻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
兵馬夏侯頴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
間畱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
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
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郅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
赴王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
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
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爲唇齒之國幸速計之是

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遽絕滔陽遣辭有倫報
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瑄申固所言悅猶豫許士則諫曰冀
王勇決權略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之
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親不加泚勇
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攣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
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遣
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俊
陰約悅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
從滔度河爲泚犄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爲列國且自高如
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返制于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赦罪
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
軍出爲王討之悅因秀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

悉師而南踰貝州次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郅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餼屈竭以悅日拊循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旣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

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安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粵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嘗笞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旣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爲畱後歸罪扈粵斬其首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子滔聞悅死以兵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

河東抵博州殺略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篡而寔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曾穆勸緒絕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修好如悅時詔卽拜緒節度使寔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絳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接乃免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雁門實封五百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寵冠諸兄數歲爲左衛冑曹參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季安畏主之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阻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上自爲謀以夸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不恥旣恥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與趙爲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俾鄣遺一城魏得持

之獻捷天子以爲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季安怒斥爲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旣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憚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爲畱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旣葬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蕃渥緒弟縉華顯于朝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橐它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彊取羌人

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北傅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蹶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詫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弁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弁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

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謫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爲
婚家大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謾言自太宰
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卍志
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
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
志沼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
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
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畱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
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
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
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

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
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
贈憲誠太尉實大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
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
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
憲誠死軍中傳諄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
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
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畱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
十餘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
贈太傅諡曰定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洲劉約諭朝京
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帝新卽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

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倚稹相
屑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弘敬亦自如及
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山東兵命弘敬倚角塞其道不
奉詔王元達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
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
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
死贈太師子全皞襲明年拜節度使平龐勛以功遷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皞年少好殺
戮下有小罪鮮縱貴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股滅糧帛衆遂叛全
皞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總軍事而殺全皞實咸通十一年詔贈
太保自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爲大使擢
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卽

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
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
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覬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黃巢守
河陽簡攻之爽走卽戍以兵北略邢洛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
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
攻之爽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
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
陽有功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度使累
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
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愠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
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彥禎見王室微頗驕滿
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其殘子從訓資凶悖

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亾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卧內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彥禎卽以爲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跡接於道軍中益貳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旣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囚彥禎迫爲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珩總畱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爲起師次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傅城文珩不敢出衆懼殺之史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哀餘衆壁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梟首軍門實文德元年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爲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珩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詔擢知畱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詔弘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責粟弘信素脅于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洛假道相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信壁內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弘信乃還兵全忠攻兗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請道屯莘其下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搃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給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瑋救宣復壁莘弘信厭其暴而瑋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弘信乃攻瑋

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塘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爲閻竇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逼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躡拔洛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慈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兗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爲厚已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

肅子紹威襲

紹威字端巳少有英氣性精悍吏事明辦旣領畱後昭宗卽詔嗣父節度加累檢校太尉號忠勤宣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方守邢亦敗其衆於魏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鬪謂門者曰前有彊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黃爲思安所敗從周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鵝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遇輒勝仁恭

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
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
爲之父子世襲姻黨盤牙悍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慊
輒害之無噍類厚給稟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
謂其勢彊也紹威懲曩禍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公
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決策屠翦遣楊利言與全忠謀全忠
乃遣苻道昭將兵合魏軍二萬攻滄州求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戰
魏軍不之疑紹威子全忠壻也會女卒使馬嗣勳來助葬選長直
千人納盟器實甲以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景行營紹威欲
出迎假銳兵以入軍中勸母出而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
注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勳攻之軍趨庫得兵不可戰因夷滅凡八
千族闔市爲空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軍魏兵在行者聞變

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縣分據貝澶衛等六州仁遇自
稱魏博畱後全忠解滄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爲游騎所獲
支解之進拔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紹威雖除
其偪然勢弱爲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內悒悒悔恨全忠兵在滄
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全忠還紹威建元
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威間說曰邠歧太原皆狂譎以
復唐室爲言王宜自取神器專天下之望全忠歸乃受禪紹威多
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
已所爲詩爲偷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際三將軍持
銳躪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
正去汗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刁亂齊孰爲輕重

潘鎮魏博列傳第一百三十五終

魏博列傳第一百三十五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co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for this page.

